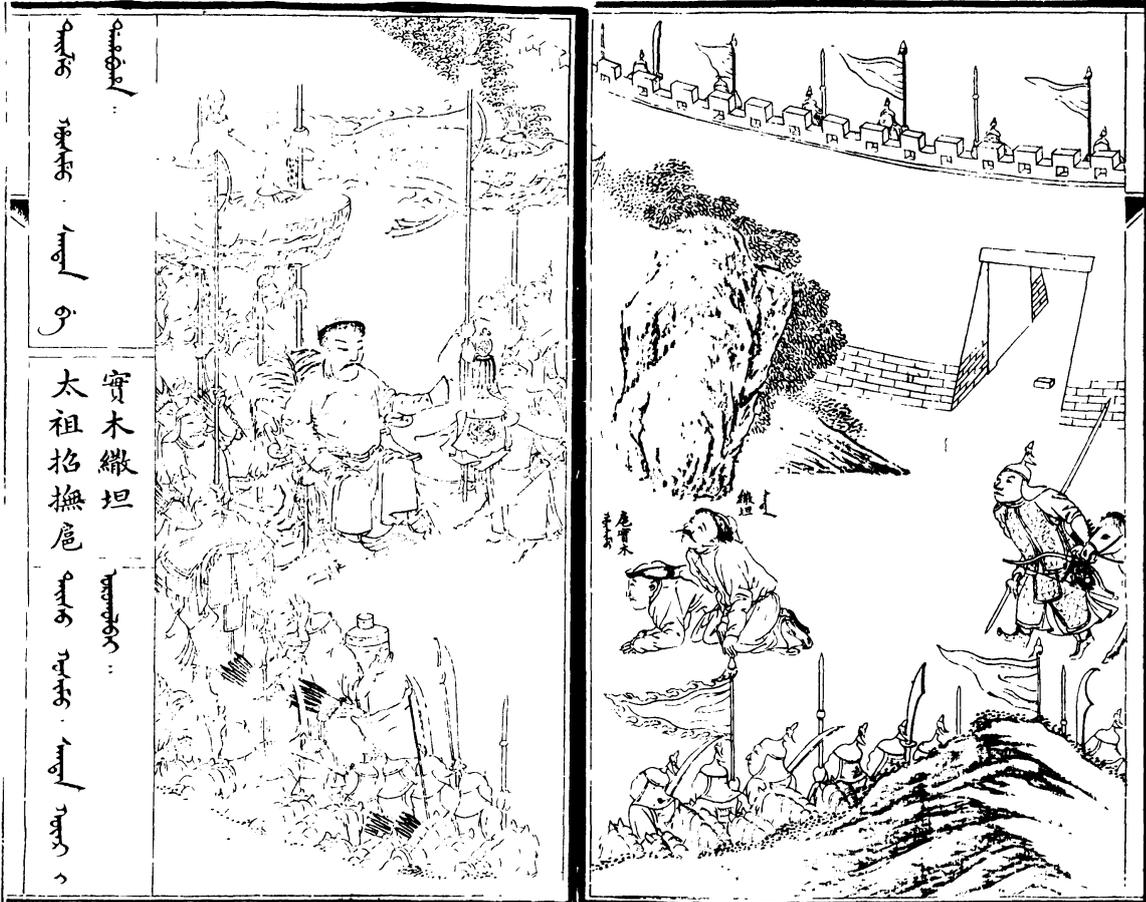


清 實 錄 癸丑歲至天命三年四月

卷四 滿洲實錄



寶木織坦
太祖招撫扈

寶木織坦
太祖招撫扈

何汝等之言
人之智慮幾
等勿面從一
有拂戾處汝
果皆是歟若
崇也吾所言
至道乃國之

何汝等之言
人之智慮幾
等勿面從一
有拂戾處汝
果皆是歟若
崇也吾所言
至道乃國之

三次葉赫國
我如此遣使
汝地當獻與
破其國身投
怒而征之乃
與我為仇故
妻以三女因

今者無益於
洩密謀慢法
令貴嚴至於
忠謀貴密法
國之道心貴
王大臣曰為
太祖謂諸

今者無益於
洩密謀慢法
令貴嚴至於
忠謀貴密法
國之道心貴
王大臣曰為
太祖謂諸

誅吾養之連
中被擒應伏
言布占泰陣
使如葉赫國
知 太祖遣
宜各盡言所
豈無切當處

至圍烏蘇城	去太祖兵	痘疫未曾收	獨烏蘇城有	阿二處部眾	遂收璋吉當	於葉赫葉赫
...

將聲息預聞	赫時有逃者	兵四萬征葉	月初六日領	太祖於九	古貝勒不與	錦台什布揚
...

出降叩見	木二人開門	將織坦扈實	抗拒言訖守	雪吾等馬敢	明如三冬冰	如流盔甲鮮
...

眾如林不絕	降况大國師	曰若養之則	取之城中人	已不然必攻	中軍民降則	招諭之曰城
...

三百戶而回
收烏蘇降民
焚其房穀遂
共十九處盡
吉低城大小
布齊齊城鄂
城和敦城喀

三百戶而回
收烏蘇降民
焚其房穀遂
共十九處盡
吉低城大小
布齊齊城鄂
城和敦城喀

三百戶而回
收烏蘇降民
焚其房穀遂
共十九處盡
吉低城大小
布齊齊城鄂
城和敦城喀

哈城赫爾蘇
城烏蘇城雅
璋城吉當阿
併衣賜之其
東珠金佛帽
賜酒將所戴
太祖以金盃

哈城赫爾蘇
城烏蘇城雅
璋城吉當阿
併衣賜之其
東珠金佛帽
賜酒將所戴
太祖以金盃

哈城赫爾蘇
城烏蘇城雅
璋城吉當阿
併衣賜之其
東珠金佛帽
賜酒將所戴
太祖以金盃

信之遣使來
地明萬歷帝
原鐵嶺為牧
陽為都城開
汝明國取遼
諸部然後侵
吾地欲削平

信之遣使來
地明萬歷帝
原鐵嶺為牧
陽為都城開
汝明國取遼
諸部然後侵
吾地欲削平

信之遣使來
地明萬歷帝
原鐵嶺為牧
陽為都城開
汝明國取遼
諸部然後侵
吾地欲削平

取矣今復侵
烏拉已被盡
曰哈達輝發
於明萬歷帝
臣譖太祖
布揚古使其
是時錦台什

取矣今復侵
烏拉已被盡
曰哈達輝發
於明萬歷帝
臣譖太祖
布揚古使其
是時錦台什

取矣今復侵
烏拉已被盡
曰哈達輝發
於明萬歷帝
臣譖太祖
布揚古使其
是時錦台什

國興兵原為
之修書曰吾
城太祖聞
千衛葉赫二
帶鎗砲手一
時楠周大岐
遂遣遊擊馬

國興兵原為
之修書曰吾
城太祖聞
千衛葉赫二
帶鎗砲手一
時楠周大岐
遂遣遊擊馬

國興兵原為
之修書曰吾
城太祖聞
千衛葉赫二
帶鎗砲手一
時楠周大岐
遂遣遊擊馬

有侵我之日
從吾言後必
我和好若不
從吾言是存
葉赫國若肯
自今汝勿侵
謂太祖曰

有侵我之日
從吾言後必
我和好若不
從吾言是存
葉赫國若肯
自今汝勿侵
謂太祖曰

有侵我之日
從吾言後必
我和好若不
從吾言是存
葉赫國若肯
自今汝勿侵
謂太祖曰

後葉赫負盟
姻以通前好
軟血互結婚
年復盟宰馬
占泰至丁酉
生擒烏拉布
殺葉赫布齋

後葉赫負盟
姻以通前好
軟血互結婚
年復盟宰馬
占泰至丁酉
生擒烏拉布
殺葉赫布齋

後葉赫負盟
姻以通前好
軟血互結婚
年復盟宰馬
占泰至丁酉
生擒烏拉布
殺葉赫布齋

今我勝於時
上天罪彼故
年會兵侵我
九國於癸巳
錫伯卦勒察
拉輝發蒙古
葉赫哈達烏

今我勝於時
上天罪彼故
年會兵侵我
九國於癸巳
錫伯卦勒察
拉輝發蒙古
葉赫哈達烏

今我勝於時
上天罪彼故
年會兵侵我
九國於癸巳
錫伯卦勒察
拉輝發蒙古
葉赫哈達烏

二十日
二十五日
請撫順所於
乎書畢親齋
何故乃侵犯
吾與大國有
發故欲征之
赫又留而不

二十五日至
請撫順所於
乎書畢親齋
何故乃侵犯
吾與大國有
發故欲征之
赫又留而不

二十日
二十五日
請撫順所於
乎書畢親齋
何故乃侵犯
吾與大國有
發故欲征之
赫又留而不

國彼身投葉
殺其兵得其
我為仇伐之
恩養者因與
占泰乃吾所
悔親不與布
將原許之女

國彼身投葉
殺其兵得其
我為仇伐之
恩養者因與
占泰乃吾所
悔親不與布
將原許之女

國彼身投葉
殺其兵得其
我為仇伐之
恩養者因與
占泰乃吾所
悔親不與布
將原許之女

擊李永芳
撫順所遊
日辰時至
止二十六
之其光乃
遂率眾拜
太祖一見

擊李永芳
撫順所遊
日辰時至
止二十六
之其光乃
遂率眾拜
太祖一見

擊李永芳
撫順所遊
日辰時至
止二十六
之其光乃
遂率眾拜
太祖一見

行不已
光垂照隨
赤二色祥
旁如門青
時日出兩
名古呼知
一曠野處

行不已
光垂照隨
赤二色祥
旁如門青
時日出兩
名古呼知
一曠野處

行不已
光垂照隨
赤二色祥
旁如門青
時日出兩
名古呼知
一曠野處

強令拜告
輜作威勢
臣乘八檣
來詐稱大
備蕭伯芝
歷帝遣守
四月明萬

強令拜告
輜作威勢
臣乘八檣
來詐稱大
備蕭伯芝
歷帝遣守
四月明萬

○甲寅年
移時即還
書與之不
教軍場將
拱揖接入
迎之馬上
出三里外

○甲寅年
移時即還
書與之不
教軍場將
拱揖接入
迎之馬上
出三里外

噶特部鍾
日蒙古扎
四月十五
令之回○
不覺其書
言惡對竟
言善對惡

噶特部鍾
日蒙古扎
四月十五
令之回○
不覺其書
言惡對竟
言善對惡

為下拜善
言恐嚇何
太祖曰虛
善之言
故種種不
今興廢之
述書中古

為下拜善
言恐嚇何
太祖曰虛
善之言
故種種不
今興廢之
述書中古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爾泰貝勒
 三子莽古
 與太祖
 齊汗送妹
 魯特部內
 日蒙古扎
 受之二十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大宴以禮
 貝勒親迎
 貝勒為婚
 英巴圖魯
 祖次子古
 女與太
 嫩貝勒送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宴以禮受
 山城處大
 國扈爾奇
 迎至輝發
 為婚貝勒
 祖四子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女與太
 思貝勒送
 爾沁莽古
 之蒙古科
 仍以禮受
 親迎大宴
 為婚貝勒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ᠪᠠᠭᠠᠨ

吾國所種
護助業赫
帝今反常
王心不變
海水不溢
間古人云
此言也吾

吾國所種
護助業赫
帝今反常
王心不變
海水不溢
間古人云
此言也吾

吾國所種
護助業赫
帝今反常
王心不變
海水不溢
間古人云
此言也吾

心變故出
棄之想爾
之地今令
祖居耕種
曰吾世世
居太祖
汝人民退

心變故出
棄之想爾
之地今令
祖居耕種
曰吾世世
居太祖
汝人民退

心變故出
棄之想爾
之地今令
祖居耕種
曰吾世世
居太祖
汝人民退

汝大國何
即退試看
大國欲退
害矣吾非
國自受大
小害汝大
小國若受

汝大國何
即退試看
大國欲退
害矣吾非
國自受大
小害汝大
小國若受

汝大國何
即退試看
大國欲退
害矣吾非
國自受大
小害汝大
小國若受

起惡念吾
治平而頓
違然不願
言自不可
令退居帝
容收穫而
之田又不

起惡念吾
治平而頓
違然不願
言自不可
令退居帝
容收穫而
之田又不

起惡念吾
治平而頓
違然不願
言自不可
令退居帝
容收穫而
之田又不

一千城中
若止屯兵
城自煩擾
屯兵一萬
汝若一城
皆出於天
小國成大

一千城中
若止屯兵
城自煩擾
屯兵一萬
汝若一城
皆出於天
小國成大

一千城中
若止屯兵
城自煩擾
屯兵一萬
汝若一城
皆出於天
小國成大

大國成小
凌我也然
眾國大欺
患汝以兵
吾一身之
成仇敵非
以收拾若

大國成小
凌我也然
眾國大欺
患汝以兵
吾一身之
成仇敵非
以收拾若

大國成小
凌我也然
眾國大欺
患汝以兵
吾一身之
成仇敵非
以收拾若

巴哈達爾漢
爾岱台吉乃
爾喀部莽古
欲與蒙古喀
受其聘禮又
妹許 太祖
赫布揚古以
○六月初葉

巴哈達爾漢
爾岱台吉乃
爾喀部莽古
欲與蒙古喀
受其聘禮又
妹許 太祖
赫布揚古以
○六月初葉

巴哈達爾漢
爾岱台吉乃
爾喀部莽古
欲與蒙古喀
受其聘禮又
妹許 太祖
赫布揚古以
○六月初葉

外甚多
立石碑於邊
遂侵佔疆土
去自此明國
言太過矣遂
董國陰曰此
俘物矣通事
軍民皆為吾

外甚多
立石碑於邊
遂侵佔疆土
去自此明國
言太過矣遂
董國陰曰此
俘物矣通事
軍民皆為吾

外甚多
立石碑於邊
遂侵佔疆土
去自此明國
言太過矣遂
董國陰曰此
俘物矣通事
軍民皆為吾

力諫與兵不坐視他適皆既間之安得非諸王可比汗所聘者奪之況此女時攻其城而與之乘未嫁

力諫與兵不坐視他適皆既間之安得非諸王可比汗所聘者奪之況此女時攻其城而與之乘未嫁

大變欲以此破壞葉赫釀而與蒙古是其女不與我國助葉赫令撥攘至此明國不睦干戈發烏拉使各

速起兵若已未與之先可過於此當此所可恨者莫女欲與蒙古將汗聘之臣曰聞葉赫子也諸王大

破壞哈達輝無意也因而天生此女非兵則不可蓋違婚之事與加兵於彼以或有大事可已太祖曰

速起兵若已未與之先可過於此當此所可恨者莫女欲與蒙古將汗聘之臣曰聞葉赫子也諸王大

大變欲以此破壞葉赫釀而與蒙古是其女不與我國助葉赫令撥攘至此明國不睦干戈發烏拉使各

速起兵若已未與之先可過於此當此所可恨者莫女欲與蒙古將汗聘之臣曰聞葉赫子也諸王大

破壞哈達輝無意也因而天生此女非兵則不可蓋違婚之事與加兵於彼以或有大事可已太祖曰

速起兵若已未與之先可過於此當此所可恨者莫女欲與蒙古將汗聘之臣曰聞葉赫子也諸王大

破壞哈達輝無意也因而天生此女非兵則不可蓋違婚之事與加兵於彼以或有大事可已太祖曰

速起兵若已未與之先可過於此當此所可恨者莫女欲與蒙古將汗聘之臣曰聞葉赫子也諸王大

之况吾所聘
汝等猶當諫
以怒而興師
太祖曰吾
之必欲興兵
大臣反覆諫
將至矣諸王
禍已極死期

能久啓覺流
與何人亦不
災患無論聘
久而亡反成
得其女諒不
盡力征之雖
故如是也今
事激我忿怒

聘與蒙古未
馬皆回其女
畢令調到人
汝等且止言
汝等之言乎
豈因此遂從
等深憾何為
女者不憾汝

生怒何也聘
為堅請令吾
兵汝等反苦
度外勸以息
然於中置諸
之理予尚釋
娶豈有不憾
之女為他人

滿洲與葉赫均
任彼悠久滿
自有天鑒之
以兵衛葉赫
不允曰明國
明國太祖
蒙古今可征
其勢轉嫁與

洲與葉赫均
任彼悠久滿
自有天鑒之
以兵衛葉赫
不允曰明國
明國太祖
蒙古今可征
其勢轉嫁與

滿洲與葉赫均
任彼悠久滿
自有天鑒之
以兵衛葉赫
不允曰明國
明國太祖
蒙古今可征
其勢轉嫁與

御葉赫遂倚
兵為葉赫防
矣被明國遣
受聘二十年
三十三歲已
曰此女迄今
諸王大臣奏
及一年果亡

御葉赫遂倚
兵為葉赫防
矣被明國遣
受聘二十年
三十三歲已
曰此女迄今
諸王大臣奏
及一年果亡

御葉赫遂倚
兵為葉赫防
矣被明國遣
受聘二十年
三十三歲已
曰此女迄今
諸王大臣奏
及一年果亡

天既佑則可
天天自佑之
征明國合乎
急何為也若
且聽之汝等
兵為之衛吾
之國也既遣
赫乃天不祐

天既佑則可
天天自佑之
征明國合乎
急何為也若
且聽之汝等
兵為之衛吾
之國也既遣
赫乃天不祐

天既佑則可
天天自佑之
征明國合乎
急何為也若
且聽之汝等
兵為之衛吾
之國也既遣
赫乃天不祐

如逆天然葉
勢橫加侵奪
不審是非特
我滿洲一國
共主何獨於
天下是天下
自以為君臨
一國也明國

如逆天然葉
勢橫加侵奪
不審是非特
我滿洲一國
共主何獨於
天下是天下
自以為君臨
一國也明國

如逆天然葉
勢橫加侵奪
不審是非特
我滿洲一國
共主何獨於
天下是天下
自以為君臨
一國也明國

處屯田造倉
四隻於曠野
每十人出牛
乃諭各牛录
貯遂不動兵
務農事裕積
疆圉修邊關
先治其國固

處屯田造倉
四隻於曠野
每十人出牛
乃諭各牛录
貯遂不動兵
務農事裕積
疆圉修邊關
先治其國固

處屯田造倉
四隻於曠野
每十人出牛
乃諭各牛录
貯遂不動兵
務農事裕積
疆圉修邊關
先治其國固

乏矣及是時
國之民且匱
得人富即本
不足以養所
以為生無論
得其人富何
素無積儲雖
得矣但我國

乏矣及是時
國之民且匱
得人富即本
不足以養所
以為生無論
得其人富何
素無積儲雖
得矣但我國

乏矣及是時
國之民且匱
得人富即本
不足以養所
以為生無論
得其人富何
素無積儲雖
得矣但我國

太祖遣兵
遂止十一月
衆拜之其光
行太祖率
隨太祖而
道統日似門
有青白光三
祥光又對日

太祖遣兵
遂止十一月
衆拜之其光
行太祖率
隨太祖而
道統日似門
有青白光三
祥光又對日

太祖遣兵
遂止十一月
衆拜之其光
行太祖率
隨太祖而
道統日似門
有青白光三
祥光又對日

旁有青赤色
日卯時日兩
宿於穆奇次
初四日出獵
出入十月
吏八員執掌
倉官十六員
積糧於是故

旁有青赤色
日卯時日兩
宿於穆奇次
初四日出獵
出入十月
吏八員執掌
倉官十六員
積糧於是故

旁有青赤色
日卯時日兩
宿於穆奇次
初四日出獵
出入十月
吏八員執掌
倉官十六員
積糧於是故

所貴者莫過
嘗思之心之
心貴正太子
羣臣曰語云
回太祖謂
降五百戶而
俘獲萬餘收
城殺人八百

所貴者莫過
嘗思之心之
心貴正太子
羣臣曰語云
回太祖謂
降五百戶而
俘獲萬餘收
城殺人八百

所貴者莫過
嘗思之心之
心貴正太子
羣臣曰語云
回太祖謂
降五百戶而
俘獲萬餘收
城殺人八百

層壕攻取其
折其柵越三
遂吹螺布兵
倫招之不服
至固納喀庫
倫城木城名
部東額赫庫
二千征窩集

層壕攻取其
折其柵越三
遂吹螺布兵
倫招之不服
至固納喀庫
倫城木城名
部東額赫庫
二千征窩集

層壕攻取其
折其柵越三
遂吹螺布兵
倫招之不服
至固納喀庫
倫城木城名
部東額赫庫
二千征窩集

祖出獵時天
之可也 太
政之人即薦
難但可以資
一材一藝猶
位凡為政得
才者舉之在
為援引擇有

祖出獵時天
之可也 太
政之人即薦
難但可以資
一材一藝猶
位凡為政得
才者舉之在
為援引擇有

祖出獵時天
之可也 太
政之人即薦
難但可以資
一材一藝猶
位凡為政得
才者舉之在
為援引擇有

任族之多輒
者薦之莫因
擇心術正大
切莫拘根基
者反踰親也
吾何故使踈
等薦人勿曰
於正大也御

任族之多輒
者薦之莫因
擇心術正大
切莫拘根基
者反踰親也
吾何故使踈
等薦人勿曰
於正大也御

任族之多輒
者薦之莫因
擇心術正大
切莫拘根基
者反踰親也
吾何故使踈
等薦人勿曰
於正大也御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雪昌若以新
耳與其濡於
但需濡無益
無衣而惜之
笑曰吾非為
太祖間之
衣盍進獵也
不有而惜此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私謂曰何所
二人見之乃
古轄雅喀木
太祖者布陽
之時有隨
濡衣將衣擯
草木之浮雪
降雪已霽恐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任之以事倘
多得賢人各
國事殷繁湏
之則勿隱今
理國政者知
任之職有能
卿等當念所
君命之為臣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天作之為君
祖謂羣臣曰
等惜也太
所惜者為汝
何美之有吾
雪之衣賜汝
不美哉以濡
者賜汝等豈

ᠰᠢᠮᠤᠭᠢᠨ ᠵ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ᠶᠢᠨ

羅可也
客各處搜
用以宴賓
宴賓客者
今有才堪
用以講古
通古今者
國政有博

羅可也
客各處搜
用以宴賓
宴賓客者
今有才堪
用以講古
通古今者
國政有博

羅可也
客各處搜
用以宴賓
宴賓客者
今有才堪
用以講古
通古今者
國政有博

用以佐理
國忠良者
治軍有幹
勇者用以
有臨陣英
事幾何若
者少則濟
治國統軍

用以佐理
國忠良者
治軍有幹
勇者用以
有臨陣英
事幾何若
者少則濟
治國統軍

用以佐理
國忠良者
治軍有幹
勇者用以
有臨陣英
事幾何若
者少則濟
治國統軍

等當留心
來未慊汝
好忠直從
忠直吾夙
道莫過於
均平之大
切勿貪婪
宜秉忠直

等當留心
來未慊汝
好忠直從
忠直吾夙
道莫過於
均平之大
切勿貪婪
宜秉忠直

等當留心
來未慊汝
好忠直從
忠直吾夙
道莫過於
均平之大
切勿貪婪
宜秉忠直

而懲汝等
肖者何由
不退則不
進不肖者
者何由而
不舉則賢
王曰賢者
太祖訓諸

而懲汝等
肖者何由
不退則不
進不肖者
者何由而
不舉則賢
王曰賢者
太祖訓諸

而懲汝等
肖者何由
不退則不
進不肖者
者何由而
不舉則賢
王曰賢者
太祖訓諸

隨其材
是任用皆
無用矣自
從軍則亦
之才者於
用有治事
則拙而無

隨其材
是任用皆
無用矣自
從軍則亦
之才者於
用有治事
則拙而無

隨其材
是任用皆
無用矣自
從軍則亦
之才者於
用有治事
則拙而無

者於理國
臨陣之勇
有工拙有
短處事亦
才技有長
一人之身
者有幾夫
又曰全才

者於理國
臨陣之勇
有工拙有
短處事亦
才技有長
一人之身
者有幾夫
又曰全才

者於理國
臨陣之勇
有工拙有
短處事亦
才技有長
一人之身
者有幾夫
又曰全才



即帝位
太祖建元

即帝位
太祖建元

即帝位
太祖建元

廣則八固山
行軍時若地
色成八固山
色鍊之為八
四色將此四
有黃白藍紅
勒額真原旗
真左右立梅

廣則八固山
行軍時若地
色成八固山
色鍊之為八
四色將此四
有黃白藍紅
勒額真原旗
真左右立梅

額真固山額
喇立一固山
喇額真五甲
牛录立一甲
牛录額真五
三百人立一
各處於是每
太祖削平

機勿令下馬
立於別地相
後衝擊精兵
也善射者自
甲印而蔽甲
為前鋒披短
執利刃者令
之際披重鎧

當兵刃相接
行伍禁紛雜
軍士禁誼譁
行節次不亂
山合一路而
地狹則八固
齊中有節次
並列隊伍整

當兵刃相接
行伍禁紛雜
軍士禁誼譁
行節次不亂
山合一路而
地狹則八固
齊中有節次
並列隊伍整

機勿令下馬
立於別地相
後衝擊精兵
也善射者自
甲印而蔽甲
為前鋒披短
執利刃者令
之際披重鎧

爭先戰則奮
不忻然攻則
一聞攻戰無
士各欲建功
用兵如神將
遺必加陞賞
者即仇怨不
以法治有功

爭先戰則奮
不忻然攻則
一聞攻戰無
士各欲建功
用兵如神將
遺必加陞賞
者即仇怨不
以法治有功

爭先戰則奮
不忻然攻則
一聞攻戰無
士各欲建功
用兵如神將
遺必加陞賞
者即仇怨不
以法治有功

至親不賞必
實有罪者即
功罪皆當其
城破敵之後
戰無不勝克
畫勝負謀畧
即接應之預
勢有不及處

至親不賞必
實有罪者即
功罪皆當其
城破敵之後
戰無不勝克
畫勝負謀畧
即接應之預
勢有不及處

至親不賞必
實有罪者即
功罪皆當其
城破敵之後
戰無不勝克
畫勝負謀畧
即接應之預
勢有不及處

五大臣鞠問
次達五大臣
國齊先審理
語凡事扎爾
上古成敗之
晚諭國人宣
焚香以善言
朝當天設案

五大臣鞠問
次達五大臣
國齊先審理
語凡事扎爾
上古成敗之
晚諭國人宣
焚香以善言
朝當天設案

五大臣鞠問
次達五大臣
國齊先審理
語凡事扎爾
上古成敗之
晚諭國人宣
焚香以善言
朝當天設案

太祖五日一
國齊十員
臣五員扎爾
國政聽訟大
而勝又立理
遇戰陣一鼓
勢如風發凡
勇威如雷霆

太祖五日一
國齊十員
臣五員扎爾
國政聽訟大
而勝又立理
遇戰陣一鼓
勢如風發凡
勇威如雷霆

太祖五日一
國齊十員
臣五員扎爾
國政聽訟大
而勝又立理
遇戰陣一鼓
勢如風發凡
勇威如雷霆

賢黜讒遠佞
精詳敬老尊
明睿智法度
矣 太祖聰
情皆得上達
不敢欺隱民
究問故臣下
析明白以直

賢黜讒遠佞
精詳敬老尊
明睿智法度
矣 太祖聰
情皆得上達
不敢欺隱民
究問故臣下
析明白以直

賢黜讒遠佞
精詳敬老尊
明睿智法度
矣 太祖聰
情皆得上達
不敢欺隱民
究問故臣下
析明白以直

之將是非剖
抑者更詳問
言猶恐有冤
聞聽訟者之
太祖前
令訟者跪於
此循序問達
再達諸王如

之將是非剖
抑者更詳問
言猶恐有冤
聞聽訟者之
太祖前
令訟者跪於
此循序問達
再達諸王如

之將是非剖
抑者更詳問
言猶恐有冤
聞聽訟者之
太祖前
令訟者跪於
此循序問達
再達諸王如

恭上 尊號
王大臣會議
害者因是諸
野莫有敢竊
縱牲畜於山
五穀收穫畢
署令認識之
其主懸於公

恭上 尊號
王大臣會議
害者因是諸
野莫有敢竊
縱牲畜於山
五穀收穫畢
署令認識之
其主懸於公

恭上 尊號
王大臣會議
害者因是諸
野莫有敢竊
縱牲畜於山
五穀收穫畢
署令認識之
其主懸於公

其主若不得
物不匿必歸
欺詐不生拾
是滿洲大治
下合人心於
勤上體天意
國事日夜憂
恩及無告為

其主若不得
物不匿必歸
欺詐不生拾
是滿洲大治
下合人心於
勤上體天意
國事日夜憂
恩及無告為

其主若不得
物不匿必歸
欺詐不生拾
是滿洲大治
下合人心於
勤上體天意
國事日夜憂
恩及無告為

額爾德尼
臣阿敦轄
太祖侍
跪呈表章
班進御前
八大臣出
大臣皆跪
陛殿諸王

班 太祖
於殿前排
率眾臣聚
固山諸王
朔甲申八
辰歲正月
太祖丙
遂表聞於

山叩賀正
臣各率固
殿諸王大
叩首畢陛
王大臣三
焚香率諸
離座當天
帝於是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班 太祖
於殿前排
率眾臣聚
固山諸王
朔甲申八
辰歲正月
太祖丙
遂表聞於

班 太祖
於殿前排
率眾臣聚
固山諸王
朔甲申八
辰歲正月
太祖丙
遂表聞於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建元天命
明 皇帝
國沾恩英
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
尼立於
表額爾德
巴克什接

吾地吾殺
邊民累擾
擾今明之
為杜其混
馬結盟原
國立碑宰
曰昔與明
一日 帝

吾地吾殺
邊民累擾
擾今明之
為杜其混
馬結盟原
國立碑宰
曰昔與明
一日 帝

吾地吾殺
邊民累擾
擾今明之
為杜其混
馬結盟原
國立碑宰
曰昔與明
一日 帝

擾害無已
果木等物
滿洲參礦
越邊竊採
邊民每年
矣○明國
年五十八
旦時 帝

擾害無已
果木等物
滿洲參礦
越邊竊採
邊民每年
矣○明國
年五十八
旦時 帝

擾害無已
果木等物
滿洲參礦
越邊竊採
邊民每年
矣○明國
年五十八
旦時 帝

李維翰將
見之巡撫
納二人往
古里方吉
至乃遣網
新任巡撫
帝聞廣寧
十餘時

李維翰將
見之巡撫
納二人往
古里方吉
至乃遣網
新任巡撫
帝聞廣寧
十餘時

李維翰將
見之巡撫
納二人往
古里方吉
至乃遣網
新任巡撫
帝聞廣寧
十餘時

之約有五
人遇則殺
邊竊物之
漢轄將越
月造達爾
過遂於六
者亦不為
潛越禁邊

之約有五
人遇則殺
邊竊物之
漢轄將越
月造達爾
過遂於六
者亦不為
潛越禁邊

之約有五
人遇則殺
邊竊物之
漢轄將越
月造達爾
過遂於六
者亦不為
潛越禁邊

一人放歸
將所拘十
之明國遂
撫順所殺
十人解至
葉赫所擄
獄中取自
人還即於

所拘十一
欲圖明國
遂息 帝
示衆此事
邊上殺以
等人獻之
乎盍將此
豈無罪人

一人放歸
將所拘十
之明國遂
撫順所殺
十人解至
葉赫所擄
獄中取自
人還即於

所拘十一
欲圖明國
遂息 帝
示衆此事
邊上殺以
等人獻之
乎盍將此
豈無罪人

所拘十一
欲圖明國
遂息 帝
示衆此事
邊上殺以
等人獻之
乎盍將此
豈無罪人

所拘十一
欲圖明國
遂息 帝
示衆此事
邊上殺以
等人獻之
乎盍將此
豈無罪人



天助冰橋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初薩哈連江
羅家寨安營
江南岸佛多
六至薩哈連
北寨三十有
進取沿河南
百隻水陸並
簡河造船二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兵行至兀爾
月十九日起
將承命於七
薩哈連部二
二千征東海
羅二將領兵
漢轄碩翁科
帝遣達爾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六十步將士
水橋一道約
寬二里橫結
對寨之處河
江水未結獨
處見薩哈連
二人兵至其
轄碩翁科羅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一日達爾漢
是年十月初
中間方結冰
月初十五
阿里河十一
間方結冰松
十五二十中
每年十一月

ᠠ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ᠰᠤᠨᠠᠭᠤ

○二月以皇
外一宿而還
物送三十里
副及段正財
十戶甲四十
至厚與人四
留一月贈禮

○二月以皇
外一宿而還
物送三十里
副及段正財
十戶甲四十
至厚與人四
留一月贈禮

○二月以皇
外一宿而還
物送三十里
副及段正財
十戶甲四十
至厚與人四
留一月贈禮

越一日大宴
城每日小宴
至十一日入
各一百奉獻
駝十隻馬牛
安貝勒以駱
上隨宴訖明

越一日大宴
城每日小宴
至十一日入
各一百奉獻
駝十隻馬牛
安貝勒以駱
上隨宴訖明

越一日大宴
城每日小宴
至十一日入
各一百奉獻
駝十隻馬牛
安貝勒以駱
上隨宴訖明

將東海岸
部至日遂
居未服諸
界收取散
沿東海地
遣兵四百
妻○是年

將東海岸
部至日遂
居未服諸
界收取散
沿東海地
遣兵四百
妻○是年

將東海岸
部至日遂
居未服諸
界收取散
沿東海地
遣兵四百
妻○是年

爾台吉為
部恩格德
喀巴約特
蒙古喀爾
主遜戴與
巴圖魯郡
弟達爾漢

爾台吉為
部恩格德
喀巴約特
蒙古喀爾
主遜戴與
巴圖魯郡
弟達爾漢

爾台吉為
部恩格德
喀巴約特
蒙古喀爾
主遜戴與
巴圖魯郡
弟達爾漢

盛甲器械其
餽馬匹整頓
三月傳諭催
攻具之木○
遣人七百伐
馬院為名遂
乃以蓋諸王
恐洩機於眾

盛甲器械其
餽馬匹整頓
三月傳諭催
攻具之木○
遣人七百伐
馬院為名遂
乃以蓋諸王
恐洩機於眾

伏於隱僻處
不令之見湏
眾敵寡我兵
兵為上若我
不勞已不頓
以智巧謀畧
正為上軍中
臣曰平時以

領兵諸王大
攻戰之策諭
四月 帝頒
以蓋馬房○
洩其機遂用
有事來見恐
明之通事或
攻具之木慮

領兵諸王大
攻戰之策諭
四月 帝頒
以蓋馬房○
洩其機遂用
有事來見恐
明之通事或
攻具之木慮

若明修攻具
王大臣畫策
國因預與諸
矣今欲征明
小忿難枚舉
七大恨此外
明國成釁有
帝曰朕與

在若止二三
然後尋敵所
即退待大兵
眾勿令近我
山遇敵兵之
兵止一二固
掩殺之倘我
使自擁塞而

則直抵城門
盡力追襲近
相距若遠即
城邑之遠近
不來詳察其
吾計若誘而
誘而來是中
少遣兵誘之

益當征戰之
兵力雖勝何
之主帥若勞
畧誠為三軍
是擅智巧謀
力而克敵者
矣夫不勞兵
而回反損名

倘攻之不拔
之否則勿攻
下則令兵攻
觀其勢勢可
至於攻城當
野戰之法也
之此乃遇敵
處兵須酌量

則直抵城門
盡力追襲近
相距若遠即
城邑之遠近
不來詳察其
吾計若誘而
誘而來是中
少遣兵誘之

主及本牛录
衆罰五牛录
不申法令於
五牛录之主
詳問其由若
旗違者執之
得離本牛录
師日各軍勿

出兵日至班
以備攻克自
甲兵二十名
作二雲梯派
者也每牛录
兵而能勝敵
過於不損已
際最上者莫

候千人之事
事率千人則
則候百人之
身若率百人
闕係非止一
強為之者其
不能勝任而
能勝則勿受

受委托若不
能勝其任則
委托之事若
牛录等凡所
五牛录主與
殺梗令之人
諭之不聽即
馬各一匹若

受委托若不
能勝其任則
委托之事若
牛录等凡所
五牛录主與
殺梗令之人
諭之不聽即
馬各一匹若

受委托若不
能勝其任則
委托之事若
牛录等凡所
五牛录主與
殺梗令之人
諭之不聽即
馬各一匹若

出兵日至班
以備攻克自
甲兵二十名
作二雲梯派
者也每牛录
兵而能勝敵
過於不損已
際最上者莫

固山額真吹
俱折畢然後
待環攻之人
山額真錄之
首功可報固
拆城者即為
不為功其首
行賞即殞身

者雖見傷不
必致傷如此
若一二先之
進者不足取
邑有一二先
至於攻克城
國之大事也
須知此事乃

祖父之警尚
其一也雖有
殺吾父祖此
生事於邊外
未犯彼無故
草不折秋毫
寸土不擾一
於明國禁邊

天曰吾父祖
書七大恨告
征明國臨行
將步騎二萬
寅巳時帝
四月十三壬
並進此諭○
螺令各處兵

出邊入吾地
國人每年竊
江岸之北明
自清河之南
赫此其二也
兵出邊衛葉
國背之反令
如此盟言明

於不殺之人
而不殺殃及
之即殺若見
敢有越者見
皆勿越禁邊
明國與滿洲
立石碑盟曰
欲修和好曾

將吾世守禁
古此其四也
之女轉嫁蒙
致使我已聘
為葉赫防禦
也遣兵出邊
殺之此其三
十人於邊上

人挾令吾獻
里方吉納二
撫使者綱古
拘我往謁巡
盟責以擅殺
之人彼負前
言殺其出邊
侵奪我以盟

人挾令吾獻
里方吉納二
撫使者綱古
拘我往謁巡
盟責以擅殺
之人彼負前
言殺其出邊
侵奪我以盟

於不殺之人
而不殺殃及
之即殺若見
敢有越者見
皆勿越禁邊
明國與滿洲
立石碑盟曰
欲修和好曾

多 達 赫 也 辱 不 責 聽 天 赫

赫侵吾二次也哈達助葉辱我此其六不善之語以責備書種種聽其言遣人天之國乃偏赫是獲罪於

多 達 赫 也 辱 不 責 聽 天 赫

五 兵 不 堡 哈 即 三 柴 河 山 齊 拉 邊 之 叙 哈 即

五也邊外葉兵逐之此其不容收穫遣堡耕種田穀哈即撫安三即三公法納柴河山齊拉邊之叙哈即

五 兵 不 堡 哈 即 三 柴 河 山 齊 拉 邊 之 叙 哈 即

生 敗 存 天 互 夫

畜令復返此生既得之人鋒刃者使更敗而亡死於存逆天意者天心者勝而互相征伐合夫天下之國

多 達 赫 也 辱 不 責 聽 天 赫

達 吾 國 哈 也 有 哈 吾

達擄掠數次吾所釋之哈國後葉赫將哈達必令反也明國又助有此天與之哈達遂為我吾返兵征之

多 達 赫 也 辱 不 責 聽 天 赫

為割斷此其
以非為是妄
然以是為非
葉赫如逆天
國助天罪之
而佑我也明
天遂厭呼倫
兵因合天意

侵我我始興
前九部會兵
因呼倫部即
怨於我國先
共主何獨構
君宜為天下
天降大國之
理果有之乎

妻拒敵者殺
婦勿離其夫
其衣勿淫其
得之人勿剝
兵然陣中所
已極故興此
盡言矣凌迫
七大恨餘難

非樂舉首因
臣曰此兵吾
又謂諸王大
天焚表帝
興兵祝畢拜
故以此七恨
極實難容忍
七也欺凌至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即精銳內兵
固山拜雅喇
固山兵及八
王率右翼四
二處親與諸
東州瑪根丹
四固山兵取
進兵令左翼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次日分二路
古呼處宿之
帝廟而行營
鳴鼓樂謁王
領兵諸將等
遂與諸王暨
勿妄殺諭訖
之不拒敵者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非欲圖大位
尊今興此兵
未得永享其
征戰之苦皆
為君者身經
曰朕觀自古
哈爾圖臣乃
額駙原係容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蒙古薩哈連
爾額駙原係
講與恩格德
將先朝金史
宿是晚 帝
之野安營而
至斡琿鄂謨
也取撫順行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若回兵吾等
師已至其境
故成仇隙興
今因其不道
國和好久矣
大王曰與明
前進可回兵
雨之時不便

若回兵吾等
師已至其境
故成仇隙興
今因其不道
國和好久矣
大王曰與明
前進可回兵
雨之時不便

若回兵吾等
師已至其境
故成仇隙興
今因其不道
國和好久矣
大王曰與明
前進可回兵
雨之時不便

王大臣曰陰
雨 帝謂諸
是夜忽晴忽
已而興師也
容忍故不得
怨於朕難再
因明國累構
而永享之但

王大臣曰陰
雨 帝謂諸
是夜忽晴忽
已而興師也
容忍故不得
怨於朕難再
因明國累構
而永享之但

王大臣曰陰
雨 帝謂諸
是夜忽晴忽
已而興師也
容忍故不得
怨於朕難再
因明國累構
而永享之但

於夜亥時傳
帝善其言
我不利於彼
此雨有利於
不意吾進兵
明國之人使
降之雨乃懈
沾濡乎且天

於夜亥時傳
帝善其言
我不利於彼
此雨有利於
不意吾進兵
明國之人使
降之雨乃懈
沾濡乎且天

於夜亥時傳
帝善其言
我不利於彼
此雨有利於
不意吾進兵
明國之人使
降之雨乃懈
沾濡乎且天

具更慮何物
各有備雨之
有雨衣弓矢
天雖雨吾軍
名誰能隱之
乎且興兵之
好乎抑為敵
更與明國和

具更慮何物
各有備雨之
有雨衣弓矢
天雖雨吾軍
名誰能隱之
乎且興兵之
好乎抑為敵
更與明國和

具更慮何物
各有備雨之
有雨衣弓矢
天雖雨吾軍
名誰能隱之
乎且興兵之
好乎抑為敵
更與明國和

滿洲實錄卷四

助葉赫故
爾明國兵
○書曰因
芳令之降
遊擊李永
人齋書與
順城執一
晨往圍撫

至十五日
旌旗蔽空
兵布百里
進撫順邊
分隊連夜
月霽衆兵
起行雲開
令軍士方

然縱至微
也不特汝
多識見人
之况爾乃
以原禮優
屬軍民仍
不擾爾所
戰而降必

前進若不
不降誤我
南下汝設
汝輒深向
勝今欲服
擊戰亦不
爾撫順遊
來征之量

前進若不
不降誤我
南下汝設
汝輒深向
勝今欲服
擊戰亦不
爾撫順遊
來征之量

至十五日
旌旗蔽空
兵布百里
進撫順邊
分隊連夜
月霽衆兵
起行雲開
令軍士方

然縱至微
也不特汝
多識見人
之况爾乃
以原禮優
屬軍民仍
不擾爾所
戰而降必

前進若不
不降誤我
南下汝設
汝輒深向
勝今欲服
擊戰亦不
爾撫順遊
來征之量

益若出降
戰死亦無
既不支雖
必死矣力
乎倘中則
目能識汝
之矢豈有
吾兵所發

戰若戰則
理乎汝勿
臣相齊之
職與吾大
不超陞爾
婚姻豈有
拔之結為
之人猶超

機會後悔
兵為失此
朕何以興
若不能拔
信汝一城
言為不足
矣勿以吾
位亦卑薄

散爾之祿
幼必致驚
入城中老
使吾兵攻
得保全假
屬軍民皆
入城汝所
吾兵亦不

散爾之祿
幼必致驚
入城中老
使吾兵攻
得保全假
屬軍民皆
入城汝所
吾兵亦不

散爾之祿
幼必致驚
入城中老
使吾兵攻
得保全假
屬軍民皆
入城汝所
吾兵亦不

戰若戰則
理乎汝勿
臣相齊之
職與吾大
不超陞爾
婚姻豈有
拔之結為
之人猶超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永芳覽畢
機也○李
信遂失此
之忿而不
勿以一朝
等熟思慎
與不降汝
之福也降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是亦汝等
不使離散
子親族俱
降父母妻
果舉城納
員軍民等
中大小官
無及其城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於馬上拱
跪見帝
永芳下馬
阿敦引之
固山額真
方出城降
衣冠乘馬
登城永芳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不移時即
雲梯以攻
見之遂豎
具滿洲兵
城上備守
降事又令
城上言納
衣冠立南

ᠮᠤᠮ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ᠤᠯᠤᠰ

兵四千折
十六日留
帝駐撫順
處安歇
於所進之
乃收兵各
堡五百餘
丹三城臺

東州瑪根
舉下撫順
皆撫之此
傳令勿殺
城已克乃
時死者死
攻城相敵
手答禮其

河東河西
杭州易州
山西涿州
戶有山東
編為一千
軍其降民
萬散給衆
人畜三十

賞將所得
營論功行
至嘉班安
營兵出邊
野處會各
順城東曠
兵回至撫
撫順城夫

不待必自
兵則戰若
兵若待我
回報曰彼
於邊上復
奉命屯兵
停兵二王
什令二王

不待必自
兵則戰若
兵若待我
回報曰彼
於邊上復
奉命屯兵
停兵二王
什令二王

不待必自
兵則戰若
兵若待我
回報曰彼
於邊上復
奉命屯兵
停兵二王
什令二王

德尼巴克
乃遣額爾
待我兵也
君耳必不
邊以誑其
追吾兵出
蓋欲詐稱
與我為敵

德尼巴克
乃遣額爾
待我兵也
君耳必不
邊以誑其
追吾兵出
蓋欲詐稱
與我為敵

德尼巴克
乃遣額爾
待我兵也
君耳必不
邊以誑其
追吾兵出
蓋欲詐稱
與我為敵

初風自西
列陣衝擊
營八固山
列火器安
山險掘壕
分三處據
進明國兵
帥大兵前

初風自西
列陣衝擊
營八固山
列火器安
山險掘壕
分三處據
進明國兵
帥大兵前

初風自西
列陣衝擊
營八固山
列火器安
山險掘壕
分三處據
進明國兵
帥大兵前

帝然之遂
敢戰也
我為怯不
回彼必以
兵默默而
後不然我
乘勢襲其
走矣吾欲

帝然之遂
敢戰也
我為怯不
回彼必以
兵默默而
後不然我
乘勢襲其
走矣吾欲

帝然之遂
敢戰也
我為怯不
回彼必以
兵默默而
後不然我
乘勢襲其
走矣吾欲

官共五十
千把總等
將參遊及
殺總兵副
伏屍相枕
皆破死者
遂敗三營
當明國兵

官共五十
千把總等
將參遊及
殺總兵副
伏屍相枕
皆破死者
遂敗三營
當明國兵

官共五十
千把總等
將參遊及
殺總兵副
伏屍相枕
皆破死者
遂敗三營
當明國兵

營銳不可
之殺入其
兵奮勇射
放火炮我
明國兵連
轉向敵營
時其風驟
起及兵臨

營銳不可
之殺入其
兵奮勇射
放火炮我
明國兵連
轉向敵營
時其風驟
起及兵臨

營銳不可
之殺入其
兵奮勇射
放火炮我
明國兵連
轉向敵營
時其風驟
起及兵臨

陞之稽三
進者列等
臣奮勇前
論諸王大
至邊安營
卒二名回
洲止折小
是陣中滿

陞之稽三
進者列等
臣奮勇前
論諸王大
至邊安營
卒二名回
洲止折小
是陣中滿

陞之稽三
進者列等
臣奮勇前
論諸王大
至邊安營
卒二名回
洲止折小
是陣中滿

器械無算
甲七千副
馬九千匹
損七八獲
絕敵兵十
尸絡繹不
四十里死
餘員追殺

器械無算
甲七千副
馬九千匹
損七八獲
絕敵兵十
尸絡繹不
四十里死
餘員追殺

器械無算
甲七千副
馬九千匹
損七八獲
絕敵兵十
尸絡繹不
四十里死
餘員追殺

親失散者
散至於六
婦俱無離
子兄弟夫
民千戶父
國所得降
十六日還
巨天上二

親失散者
散至於六
婦俱無離
子兄弟夫
民千戶父
國所得降
十六日還
巨天上二

親失散者
散至於六
婦俱無離
子兄弟夫
民千戶父
國所得降
十六日還
巨天上二

氣二道橫
東有青黑
晚自西向
謝哩向是
日兵宿於
之二十三
輕重以賞
軍被傷之

氣二道橫
東有青黑
晚自西向
謝哩向是
日兵宿於
之二十三
輕重以賞
軍被傷之

氣二道橫
東有青黑
晚自西向
謝哩向是
日兵宿於
之二十三
輕重以賞
軍被傷之

總兵
妻之陞為
貝勒郡主
子阿巴泰
統管將皇
令李永芳
大小官屬

總兵
妻之陞為
貝勒郡主
子阿巴泰
統管將皇
令李永芳
大小官屬

總兵
妻之陞為
貝勒郡主
子阿巴泰
統管將皇
令李永芳
大小官屬

照明國故
皿等物仍
食牲畜器
田牛馬衣
主又與房
者查歸本
奴僕失散
查給伊親

照明國故
皿等物仍
食牲畜器
田牛馬衣
主又與房
者查歸本
奴僕失散
查給伊親

照明國故
皿等物仍
食牲畜器
田牛馬衣
主又與房
者查歸本
奴僕失散
查給伊親